

## 靈魂自閉症

唐鴻 翻譯

（Fr. Kurt Nagel 於 2016 年 5 月 29 日基督聖體聖血節，在華盛頓州 Kirkland Holy Family Church 講道）

五月份《First Things》雜誌上有篇派翠西亞司諾的文章。文章裡提到凱瑟琳莫里斯 1993 年的書《讓我聽你的聲音》，這本書是莫里斯用所謂的「Lovaas」療法治好她女兒安瑪莉自閉症的故事。

得了自閉症的安瑪莉，對母親不理不睬。她從不跟著她、從不模仿她，也不叫她或求她幫忙。她的視線穿越母親肩頭，從不和她的目光交接。安瑪莉只想獨處，非常討厭母親無預警地侵入她的隱私。她也會做些能造成自殘的，近乎宗教儀式的行為。最後，安瑪莉全然無視於她母親的存在。

極度絕望之餘，莫里斯決定不向命運低頭。即便在別人眼裡，她不是個正常的母親，即便安瑪莉對「Lovaas」療法毫無反應，她還是堅持，不放棄這個療法。「Lovaas」療法很難。自閉症的特點是無法和人有關係。跟這個孩子建立關係卻是這個療法的步驟，同時也是目標。訓練時的每一個步驟，每一個互動，不論多麼細微，都是以「看我！」這個命令語開始。

司諾寫道，「這個療法沒有捷徑，沒有藥或是用電腦可以縮短療程，機器無法做這個工作。這是只有人用眼和聲音才可以做的工作。它需要時間…，需要照顧者親力親為，鏗而不捨的全心投入。」這個療法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…，但必須按部就班，毫不懈怠地做。只要孩子一醒就做，得持續兩到六年。父母倆都必須完全投入，因為大部分的工作落在他們肩上。

今天講道的要點是，我們可以在安瑪莉身上看到我們自己，因為這就是天主對我們的感受。我們不只是祂的孩子，還是祂患有自閉症的孩子。我們不是漸漸遠離天主了嗎？我們多數時候對天主不理不睬，幾乎不和祂交談或承認祂的存在。我們甚至排除祂，在有自殘行為時，也完全不讓祂介入我們的生命。

天主怎麼回應？祂就像莫里斯對待她女兒一樣，用盡方法要治好祂的孩子。祂以納匝肋耶穌的模樣，化為我們中之一，一個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天主。祂說：「看我！」最後祂還變成我們的食物和酒。今天是基督聖體聖血節。我們慶祝今天這個節日是因為天主非常在意、關心我們——祂那靈魂患了自閉症的孩子們。祂不計一切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，為了贏回我們和祂的關係。祂給了我們聖體聖血，這樣，祂實質的臨在就可以永遠和我們在一起。

我們有多少人善用這實質的臨在？每天都有彌撒，我們來了嗎？明供耶穌基督聖體的小教堂在這兒，我們來了嗎？建立關係需要人到場。耶穌已經給了我們祂實質的臨在。祂對我們說「看我！」每一台彌撒，當聖體聖血被舉起時，鈴聲響起，是要喚醒我們這些做白日夢的自閉症的孩子，「看我！」天主要喚醒我們的注意力。但要得到我們的注意力多麼不容易哪！因為我們排拒天主，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。

目光接觸對腦的發展和情緒平穩是重要的，它是 Lovaas 療法一定要有的步驟。我們呢？我們天主教徒善用我們所有的嗎？我們看耶穌了嗎？

Lovaas 療法奏效時，自閉患者的目光會先「回神」。安瑪莉病況轉好發生在她父親下班後她跟他打招呼的那一刻。司諾寫道，「最後，她父母帶她去做重新評估時，醫生在她羞怯地回應他的問候時，立刻就知道療法奏效了，她已復原。他輕聲說，「恭喜！」醫生在她父母還沒說話之前，就看出來了——她有正常孩子的目光——能夠與人四目相接，能認出旁人，表現出對旁人的興趣，…。醫生證實她已經沒有自閉症了。我們可以想像她父母在知道這個好消息時的感受嗎？

然而那本書最後的結語是這樣的，就在安瑪莉快要完全復原時，她那兩歲大的小弟被診斷患了和她一樣的病，但是他的情況更嚴重。莫里斯幾乎勇氣全消，最後，她和她的丈夫決定振作起來，重新開始用 Lovaas 療法去治療他們的小兒子。

這就是耶穌為我們每個人所做的。祂得重新開始。我們漸漸遠離祂或逃避祂。我們走進自己黑暗孤獨的世界，不睬祂，不願聽從祂。為我們而死的天主，得再度為拯救祂和我們每個人的關係而奮戰。耶穌一再地對我們每個人說「看我！」我們會「看」耶穌嗎？  
(西雅圖 電子郵件來稿)